

信仰 自然的

ZIRANDEXINYANG

郭吉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自然的 信仰

ZIRANDEXINYANG

郭吉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然的信仰/郭吉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6

ISBN 7-5004-3917-2

I. 自… II. 郭… III. 自然哲学 - 研究

IV. 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8966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322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怀乡孤独与驻守边缘（代序）

林中有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护林人识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在林中路上。

——海德格尔：《林中路》

在荷尔德林的诗性经验中，随着基督的出现和殉道，神的日子就日薄西山了。夜晚到来。自从赫拉克勒斯、狄奥尼索斯和耶稣这个“三位一体”弃世而去，神性之光辉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世界时代的夜晚更是趋向于黑夜——人们可能还具有对神性的信仰，但神性逃遁和上帝扭身离去，便再也没有一种力量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为一体；神性的光芒从世界历史中隐失，人生在世的留居丧失了根基。

于是，诗人荷尔德林不无忧虑地眺望：“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

思者海德格尔则走上语言之途在人迹断绝处小心守护着林中之路——存在之思。

存在之思就思存在之在。在古希腊人那里，存在本是 *Physis*（自然）与 *Logos*（逻各斯）的同一。*Physis* 意味着一种持续的涌现、生成和逗留，是通过进入光明而隐及显；*Logos* 本意为聚集。作为 *Physis* 与 *Logos* 同一的存在，其本意味着存在者在自身中原始地聚集着的聚集状态。对这个原始聚集起来的聚集状态的“热爱”（*Sophos*）就是原始的“存在之思”。

诸神隐退，希腊思想的隐匿和哲学的兴起，导致了存在意义的遗忘，这是现代人不可逃脱的历史命运。人被抽象成思维主

体，世界或自然被理解成思维主体的客体对象，人把自己的“生活世界”变成了研究、计算、征服、支配和利用的对象。技术支配了一切。人通过变成主体而使得人自己在本质上成为一个“意欲的意愿”，并以技术的方式按照“意欲”去构成世界，同时也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可悲的是，尽管有无尽的痛苦、难言的苦恼、莫名的焦虑和烦忧，有不断增长的骚动不安和不断加剧的混乱，人们却竟然变得越来越悠然自得地去追逐、占有和利用自然世界。^① 技术时代把掠夺自然的命运安排给人，这一命运便把人抛入一个充斥着被遮蔽的存在者世界当中，致使人们既不能同无蔽之镜的存在照面，也不能看护存在之真理；技术时代的人只有居住之所，却没有栖身之地，自在自然和人的生命自然一同失落。人的无家可归之感，使人迷恋于一种强有力的支配整个地球的幻想之中，现代人类生存的种种悖谬尽皆缘起于时代的无家性。

真正的思考者，必须为离家失居的现代人担当去寻求栖居之地的使命。最本原的空地是林中空地，它是遮蔽的森林中去蔽和敞开的空地——存在的无蔽才是大地和自然抗争的真理。

只有寻找到林中空地才能发现存在的无蔽。

然而，我们的时代，最令人难于忍受的莫过于思想的枯竭，会思想的思考者在我们这个缺乏思想的国度里成为稀缺资源。市场体制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一方面又鼓励了粗俗平庸的价值取向；官能的满足驱逐了一切精神的焦虑，个人俗世幸福的要求使人们已无暇考虑社会和人类的终极意义。由于社会的实用化和世俗化倾向，物质生活上粗糙的需要把人们从思想的精神寺庙拉到经济角逐的市场中去，爱慕“真理”较诸贪求肉感的宣泄和世俗的糟粕不再具有无上的光荣，意义缺席解构了彼岸的寻找努

① 李朝东：《形而上学的现代困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

力。在现实的困窘和生存的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和救世的责任受到怀疑和拒绝，精神反叛不再受到鼓励，个人性开始隐匿并陷入一种绝望的境遇，他们彻底放弃了坚守着的精神立场，并作出了“梦醒了”的文化宣言，试图谋求与现实社会的任何妥协关系，理想主义在粗鄙化的现实中变得面目全非，“惶恐”、“痛苦”、“媚俗”成了从精神立场上撤离的知识分子的困窘或自愿选择的生存状态。他们可能都还在写作，但却不是为了思考；他们可能都还在表达，但不是发自灵魂的内在声音；他们的论著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而是直接服从于名望、地位和利益的量度，因而无法摆脱人格与叙述之间的语言分裂——“嘿，那不过是玩玩而已！”

中西文化传统中最表面、最肤浅、最恶劣的成分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和民族文化自身的危机——盲目沾染了西方消费主义和炫耀心态，却未贯彻高消费经济背后那种重视个体的责任感；效仿西方民主选举形式，但没有法治的基础及其他机制去约束操纵选举的行为；生硬地输入西方的科技，对科学背后的哲学及人文精神却不加深究；只憧憬和进行西方式的竞争，却漠视这种竞争对个人发展的正面意义。这种劣势组合而成的混合文化，不仅使我们漠视现代化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冲击，更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孕育出一种自卑又自大的心理，使我们在意识及行为上，往往自相矛盾、进退失据。现代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自我主义、无原则的竞争、对历史文化的漠视和践踏，使我们变得麻木不仁。历史成为尘封的记忆，在集体性有意和无意的淡忘中，历史被轻而易举地抹杀了。没有历史，只有今天；大众只是轻薄地追求和试图抓住当下的表面，只乐意跳进“今天”的河段洗去同昨天的联系，跟大众同乐，与时尚一致。所有的文化形态都割断了与历史的联系成为孤零零的当下存在，回顾只是在炒作的仪式中玩一下翻新的把戏，并在传统的虚置中铸造自己片

段化的灵魂而无法回归自然的真性情，眼神中闪烁着急功近利的光芒，靠着书本、服饰、文凭和生病的语言矫饰虚弱的灵魂，但却缺失了精神灵魂的自我否定和拷问：是向下沉沦返归世俗被功名利禄吸干掏空、为换取职称和前程被钙化、阉割？还是向上突破，更换精神血型，轻荣誉、拒盈利并对俗世价值和公共话语缺席？

庸人最大的贫困在于他不想知道自己在精神上有多么贫困。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难道时代的迷雾真的遮蔽了思者的眼睛，尘封的历史真的迫使智者低下自己睿智的头颅昏然睡去？不，还有“醒着的”。鲁迅说：“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历史也有要前进的。”为了历史的进步，我们必须进行文化的反省；为了不被淘汰出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做自我淘汰落后的民族。这就是“醒着的”的自觉，这就是《自然的信仰》的承诺。

郭吉军无疑是一个清醒者，他的《自然的信仰》一书，叩问天道，欲窥神秘，立足中西思想和价值的领悟，思考中国文化和社会人生的现实境遇。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在这里转换为自然信仰的守护，对昏睡者尘封的历史和文化对思想者敞开为自然存在的去蔽——真理的澄明。“如果自然不赋予人们以怜悯心作为理性的支柱，则人们尽管具有一切的道德，终究不过是一些怪物。”（《自然的信仰》第1页）自然把眼泪赋予人类，意味着它曾赐予人类一颗最仁慈的心。卢梭断言：先于理性而存在的“怜悯心”和“自爱心”是天然完整的两种感情，它在自然状态中代替了法律、风俗和道德。但是，人类过早地将自然推向了退让的边缘，人类对理智的宠爱已经超过了“自然”的优势，它以受人赞美的傲慢告诉我们：人们已经远离了——神圣——自然赐予人的眼泪——那颗最仁慈的心（郭吉军《理性与自在》，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美德的开始”是“自然的不幸”，

慈爱之情在我们盛溢的“道德感”中日渐扭曲，自然法被人为法所取代，“孩子们在构建最初的生命秩序时，就已经开始破坏他们天然完美的生命意识。”道德、法律以及政治本质上是传统借助父辈向子女施与的制度和规范，因而在法律和道德中“我们幸福地表达了自己，但却从此陌生了孩子。”（《自然的信仰》第2页）孟德斯鸠说，古希腊人深信在平民政治下生活的人必须培养品德，所以设立一些奇特的制度加以鼓励；中西民族都认为，音乐的韵美为自然的人性和礼德的“中和”，并通过音乐的旋律为自己构造良好的风俗和制度。先哲圣人为社会制定的各种制度，其用意未尝不善，但庄子对自然本性状态的美学审视则表明：如果越过事物千差万别的秉性行事，其结果则如鲁侯爱鸟，爱之所适，也将害之所致了。

《自然的信仰》以跳跃的思维、敏锐的笔触，从自然法、道德、历史法哲学等角度展开对中外历史文化的全面审视。风俗可能堕落，制度可能变异，刺青、蓄发、浑身挂满锁链的男性早已脆弱到只能依赖自己异样的着装来掩饰正常的恐惧，充满淫逸气息的美容院到处都在为高贵的肉体安置畸形的假肢，单从染色坊里探出来的花花绿绿的脑袋，就可知道这个古老的民族正在经受何种时尚的洗礼（《自然的信仰》第7页）。良好的风俗和制度在中世纪也曾演变为残暴的仁慈，容不得任何嘲讽的修道会僧侣焚烧一个人就像焚烧一堆麦秸，布道福音真理的牧师每天都在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抚摩仁慈的上帝，少数人的吝啬和野心用人类的鲜血涂写着王位和宫殿；自然的弃物变成了自由世界的主人，正义感苏醒的同时却造成了道德感的衰落。“与我们本性相关的自然法被消除了，偏见和经验成了对人的教育。”（《自然的信仰》第13页）如此深刻的历史文化领悟和见解贯穿全书，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海德格尔说，Dasein（在此，即个人）是存在意义的追问者

和探究者。实际上，个人栖身于世界，并使世界成为问题，成为人的问题。什么人栖身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要看他怎样理解人，怎样理解世界。不论何种社会设计方案，信仰、道德、法治都是维护社会和人关系的三个基本要素。信仰是理性的目标和自由的象征，道德背靠信仰并是连接理性和自由的关键环节；失落了道德，理性将误入歧途，自由将迷失方向。道德危机本质上是信仰危机。

何谓信仰？信仰就是信仰，它至关重要又富有生命力，但又不可言传。信仰是惟一不可放弃的赌本；一个具有信仰的人懂得信仰是怎么回事，而一个痛苦地知道自己没有信仰的人会因缺乏信仰而感到生活的无趣和无所适从。信仰占据着整个人，富有生命力而又不可言说的信仰带有生命本身的奥妙。信仰是一个含容人的整个生活的结构，为人提供一个形象和象征的体系，藉此他可以表达自己对于精神完整性的热望。随着信仰这一包容一切的框架的丧失，人变得一无所有，而且成为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

信仰什么，即人类存在的中心应该放在哪里？圣保罗把中心放在对上帝的信仰上，亚里士多德则放在理性上。从理性的观点看，一切信仰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信仰和理性原本是人的心智两种根本不同的功能。在《自然的信仰》中，作者试图超越理性与人格神信仰的冲突，在怀乡的孤独中驻守于主流的边缘回归自然的信仰。如果说《理性与自在》表达了自然与理性的激烈冲突，那么，《自然的信仰》则表现了前所未闻的、深入内心的体验，一种对自我内在的不安、震颤、脆弱以及渴望在对自然天性的信仰中超越自身的一种近乎情欲的敏感。也许作者没有神性态度的信仰，但却表现出一种泛自然神论的信仰托附。

何谓自然（Natur）？自然科学、自然界、大自然，这些理解世界的主构架词，已经成为学术分际的核心领域，人类历史上已

发生的各种事件几乎都聚集在“自然”的名义下。现代科学正在使人们生活在一个彻底技术化的人造世界中，自然的痕迹将人迹化，人迹也将数据化，以至于当我们今天讨论“自然”概念的演变时，“自然”已开始挥手远去了。希腊人并没有近代西方意义上的“自然”概念，希腊人不讲自然，而是讲 *physis*（弗西斯），本意是涌动、涌现、呈现。如果弗西斯聚集地涌现，它就表现为逻各斯（*Logos*），如果弗西斯以运动或动因的方式涌现，它就表现为物理（*physika*）。巴门尼德的弗西斯是规定、求是、恒定、不朽，他把弗西斯交给聚集，探讨聚集的完整、惟一、不动、无限，既不产生也不消灭。^①

我们在此无意对“自然”作概念演化上的哲学考察，而是想指出，自然的信仰不仅是对理性和神性的超越，也是返回人类存在源头的呼唤——返回自然的故乡。在《自然的信仰》中，自然一词，不仅指涌动、涌现、呈现的自然，不仅指人类文化得以展开的自然之境，而且也指人的天性自然、人的未经文化侵蚀过的生命意志天然流露的自然，那是一种天真的和谐、敞开的保护和永无止境的生命创造过程。

但是，自然在文化的展开过程中失落并隐没了自己，自在自然与生命自然在伦理、道德、法律、政治的历史建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自然的信仰》以深沉的思想、独到的视角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对人施加的暴力是以人对自然施加的暴力为基础的，而人对自然的施暴招致自然对人自然而然的报复。自然面临窘境，道德不合时宜地漫游，培养品德成为共和国的首选教育，立法者成为缝合国家伤口的针尖，造神的艺术丢失了最完美的一笔，在对人的教育中缺失了“形而上”的追求，最终导致了伦理世界和谐的颠覆；面对一个被强力碾碎了的神圣国度，自由

① 陈春文：《论“自然”与弗西斯》，《科学经济社会》2001年第4期。

的撤退与虚无主义的复兴也就必不可免。诗性冷落、灵质覆灭、理智潜逃，失去自然庇护的人类同时遗失了自然的信仰并一再上演着荒唐的闹剧，绝望的信仰者只能在道德实践上与功利主义为伍，缺乏“信仰命题”的道德和法律还能拯救我们的生命回到自然的深处？

思的命运，无人知晓。研究人的资料与研究数学、物理学的资料在种类上不同，而且需要完全不同的才智去领悟，我无法预测《自然的信仰》所展示的思能否为众人所接受、为学术界所认同，但我深信，作者所力图在道德和法律、历史和文化把守的背景世界中再现人类的心灵历程，握紧因生命激情掀起的漩涡而涌动的生命之象，吟唱着去实现从不向下屈就的伸张着的崇高的力和悲剧的激情，一定会赢得善良的人们对驻守边缘者那勇敢的精神探究表达自己深深的敬意。

我是一年前认识郭吉军君的，那时他报考我校伦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时他送给我他新出版的著作《理性与自在》，他思维之敏捷、学识之广博、视野之开阔、语言之优美，令我很是惊异。但造化弄人，他的初试竟然没有通过，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别具一格的语言表达不合正统的规范要求，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选拔机制本身存在着内在缺陷，个中曲直，因果难解。所幸经过努力，他被破格录取，终于入校学习。在读研期间，他那奔涌的才思、冷静的思考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表现。值此《自然的信仰》出版之际，吉军君希望我给本书写序，自知学养有限，且学术背景和理路略有差异，恐难以胜任。但他那追求真知的执著精神令人感动，面对厚厚的打印文稿，可见出一颗幽寻微探、忧郁善良的心灵。在今天，科学技术实用的意向已经把人文主义的精神挤到了墙角，而他还以怀乡的孤独竭力驻守主流话语的边缘，固执地探询自然的信仰和生命意义的真实，甘愿做一个自在自然和生命自然的护林人，有勇气读完本书的读者，会体会到这

一点的。

伫待春风轻拂槛，夭桃浓李竞先开。很欣慰在这思想贫乏的时代还能有吉军君这样真正有思想能力的思者，希望并祝愿他在思想之途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李朝东

2003年3月于西北师大政法学院

生命的童话

(导论)

(一)

我们认为，人在通过思辨或审美拥有了进入“信仰”的可能时，最终必须通过生命的个体自觉才能进入信仰世界。因为思辨或审美作为（哲学的或艺术的）特殊的生命方式，已经越过了人纯粹的生命感知，而进入了其自设的“理性”界态，而生命的个体自觉则在发端于其“自然”的生命质态的同时，在体验和实践生命法则的过程里，又纯然地回到了“自然”。“自然”和“理性”两个同时会临界于“信仰”的领域，既在人们的思辨状态里相互交叠，又在人们的生命实践中异常清晰地断分了出来，至少，审美和思辨，需要信仰的背靠，而信仰则需要自然的支持——因为作为精神的“苗床”，它需要天然的生命土壤。

我们不知道将当下的思辨从生命法则所遭遇的种种悖难间剥离出来，追访一个关于“信仰”的命题，能否作为一种思辨模式回答诗性生命在理性垒置的精神场地所遭遇的怀疑、质难和惶惑。但我们至少发现在“自在”——“自为”的中介环节里，“理性”却如一种有毒的药水，不仅抽空了人性固有的力量，迅速侵蚀了生命的领地，而且还变为一块冰冷的磁石，肆无忌惮地吸引着人们孱弱的生命精神往它的附地靠近。它仅以保守的方式就轻易地掠夺了卧在生命托盘上静静闪烁着的人性的珍珠。真的，在那个时候，生命的序曲刚刚奏响，窗外就下起了人性与政治、自然与理性交织的暴雨。理性作为终极的生命背景，抽象并标定着

生命的全部意义，自由则成了精神病变的程序，谁沾染上它就会长久地腐烂。

在我们的生命领域里，无论理性在其功用、价值及其思辨的附地里形成了多么庞大的意义体系，我们都将它与直观自然的生命演示自觉地对立了起来，以至于它在进入人性的理智界态的时候，却黯然消融了生命的诗性自由和自然童话。作为意义范畴，它已经拒绝了生命的自在演示和诗性状态，从而使以审美或思辨传达自觉的生命态度，也在它所强加的价值背靠间丧失了内在的自由和信念。于是，我们说离开了感觉直观的审美将不再成为可能，离开了“自然”的审美将不能至达其完满的境地，而离开了生命的诗性自由和自然童话的审美又将无意义。最终离开了“信仰”的思辨或审美将陷入混乱和荒芜。

事实上，在“理性”与“自在”的对语体系里，我们试图追访的就是生命的诗性自由与自然童话通过个体生命者的精神肯信和在体确认实现其对“理性”世界的完满和修正。因为对必须去实践生命法则的个体自觉者而言，“自在”世界永远是一个饱满完整的“自由”世界，而“理性”世界则是一个充满逻辑推理、价值判断和思辨张力的“自为”世界。前者是天然的，不容破损和改变的，后者则是人为的，可以被塑造和设计的（它可被抽象为审美的或艺术的，思辨的或逻辑的）。当理性生命在其自然童话的归返过程中借以扩大或延伸自由世界的疆界（直至临界于信仰世界）的时候，贯之于其中的应该是生命者对其对象世界（自在的生命世界本身）的在体确认、体验和感受，然而，人们却过早地将自己的精神随想和生命实践置换成了对理性的维持和依恋。当“理性”不能自觉回答人对终极世界的自觉追问时，“理性”与“自在”的矛盾就在人的生命体验中因其生命立场的改变而凸显了出来——理性实现着对人的抽象和改造，而自然则在强势理性的专擅和压迫间消失和逃遁，命运却乘机越过必然世界的

堵防和警戒竟从一股微不足道的偶然性中模糊并动摇了人对生命世界的直观审视和在体确认。由于理性功用于对必然世界的重新塑造，所以它在堵防命运的洪水在生命的原野里恣意横流的同时，也成了生命者隐匿和消除其自在力量的精神利器。而人们在依赖它躲避精神毁碎的同时，也往它的精神附地和价值背向间仓惶逃去。于是，作为提升和激发人性的自由张力手段的审美和思辨也在人们的精神潜逃中弱化了，生命的诗性演示和在体体验，最终在人性的自我的逃遁中崩溃了——人们眺望着生命的大海，但却在缺乏本体依恋的精神海岸上迷失、徘徊。结果人们在生命封冰的门槛上既遗弃了理性，也丧失了栖居和背靠。

其实，无论人们怎样去重新锁定理性，人在理性世界中，都已无视于生命的本然质态，而异常任性地将它从盈实的（精神）栖居地移植到了已经缺乏源泉滋润的另一界态。人在不能直接对象和感受于生命本身的同时，也开始在怀疑和动摇中践踏自然并蔑视生命。理性已经不是对生命必须对应的自然序态（终极理性必将关怀并循守的在体世界）的巩固和维护，而是在审美和认知的掩饰中对“在体世界”进行非理智的篡改和毁灭。面对生命，人其实已经丧失了起码的精神自觉和审美直观，并在任人抽象和设计的理性的烟海中迷失了航向。作为依恋自然进入童话想象和自由世界的生命者，已经远离了强烈的在体触动和感受，并因此忽略并动摇了生命不可离脱的所有背靠（尤其是信仰背靠——生命一旦离开这一背靠只能在虚无的烟海上浮沉）。人在临近理性的同时，也在虚妄的求证间迷失了。人们在直观和判断中消除歧见的同时，获取的竟是一个充满精神假象的世界。这不符合人的生命精神，也不符合人的审美追求和信仰需要。它将人从人的实在界态里消融了，并将人从高贵的精神门槛间挤了出去。而在理性的强风中，“异化”和“变迁”不可遏止地笼罩在生命的过程里，生命就如一只风帆断落的航船，在随时触礁的风险中颠簸。

它们任意掀起生命沉殇的高峰，也随时刻染精神裂隙的低谷。“悲剧”的感染力竟然在偶然性的驾御间丧失了沉重，而轻描淡写地在平庸的欲望讪笑和精神逃遁中陷于苍白。生命的无意义性在其寻找价值背靠的过程中成了极端残酷的结论。一切都在人们的思辨和推理中获取了合理。人们在获取肯信的同时，却丧失了肯信。在颠覆谬误的同时，却持守了谬误。人们在怀恋自我的同时，却疏远了自我。在追访自然的同时，却远离了自然。

本来理性的生活是人类极其健康的生活，然而当人类卧在它精神的踏板上孤独而行的时候，它所带给人类的惶惑，比它本身作为生命的器官，更具毁灭性。它简直成了生命获病的源头（阿基里斯以极端理性的方式锤炼成熟了自己的生命意志，但却因为拒绝自然从此有了一副带病的躯体），一面充当着毁灭自然的利器，一面又充当了碎解信仰的刀柄，而思想的骑士借此所刃的不是偏见和迷信，而是真理、自由和生命。人们在服从理性的同时也篡改了理性，在巩固理性的坝堤的同时，也松动了它依存的基础，结果人们在利用它解救自身的同时，反使它成为一副冰冷的枷锁，异常粗暴地圈定了人类（从自然到自然，从生命到生命，从无限到无限）的精神视阈，并最终将人从无法复原的异化状态中标定为了机器或动物。理性任意括定着自身的疆界，并在野蛮地扩伸自己力量的同时，谕令于人，不得“越界”——否则越界者将因打破眼前的平静而无力梳理精神的洪水，反被自食的恶果所吞没。强势理性（包括公意理性和国家理性）获得了暴力（“合法的暴力”）的支持，尊贵的个体生命既无意义且苍白脆弱。如何确认“自在”世界，事实上也就是对“理性”世界的认知和回归。而人解放了自己，也就等于拯救了理性。

当理性法则在人的生命实践中试图确认“纯粹理性”（尤其是自由意志）的存在时，如何用“自然”的在体体验贯穿于人对自我的发现和还原（还原自我，其实就是在强大自我）则是对人

的理性精神的真正觉醒。“自然”和“理性”两个不可分离的东西必须在生命者自觉的在体过程中获得统一和见证。寻访和确认与人的生命精神连接的信仰命题，必须成为持守理性的价值背向和肯定。而生命者归返于恬淡适性的自然精神，则恰恰将“理性”从偶像（同时也是傀儡）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使其复归于思辨或审美所观照的自相世界。这种肯信将人从静观与守望的边缘推入了热烈并持久的生命世界，并使生命成为在体事实的同时，也将“异化和变迁”从人性的烙印间统统抹去。人不再在“理性”世界中为“信仰”确立单纯的依据，热恋和尊崇生命其实就是在为“信仰”传送不可消散的持久的热度。因为只有它才能支撑起理性世界的存在和本质。

伟大的诗性哲学，总是将人从涌动和机敏间推向静质，人们单从眼前就可以浮掠到无限。现实和当下的意义性借此被理想的现实所神话。当下生活与进入历史时间的生命态度同时被带入了具有精神背靠的意义体系。人们从当下进入审美，又从审美进入无限，并最终超越无限，在“信仰”的背靠上打破“自为”的所有界限。诗性生命开始在纯粹的精神选择中享受自由。而充满在体愿望和精神自觉的个体生命也从当下生活里轻快地透视到了永恒和无限。人们不仅能够静观无限，而且能够亲证无限。在对无限世界的体认和亲证中，生命的意义体系不仅成为理性审视的依据，而且成为了信仰世界的尺度和背靠。现实关怀与遥不可及的终极关怀连接到了一起。人在朴素中获得了高贵，又从神圣间回归于自然。

于是，理性不再成为人类惟一的依靠，也不再作为人们肯认信仰的惟一尺度。这使得我们将所有的推理和判断在无法迁变的生命事实面前否定之后，竟然毫无顾及地相信：“自然”和“理性”以无法割裂的状态同时表达着生命。正是它们将生命带入了真正的审美状态，并使我们对生命本身有了自觉而持久的体认和